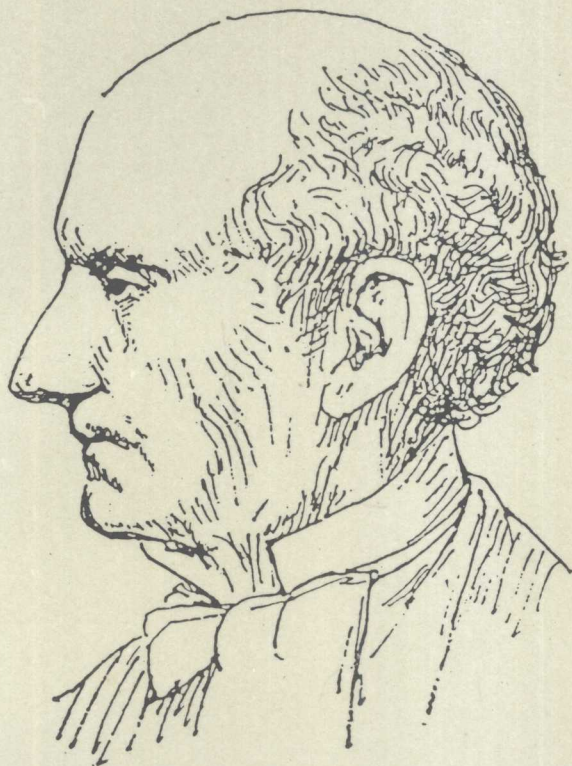


世界名人传记丛书

• SHIJIIE MINGREN ZHUANJI CONGSU •



# 约翰·穆勒自传



〔英〕约翰·穆勒著

商务印书馆



---

世界名人传记丛书

# 约翰·穆勒自传

[英] 约翰·穆勒 著

吴良健 吴衡康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98年·北京

世界名人传记丛书  
约翰·穆勒自传  
〔英〕约翰·穆勒 著  
吴良健 吴衡康 译

---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1415-8/K·296

---

1987年2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8年10月北京第3次印刷 字数 142千  
印数 3000册 印张 6

定价：9.50元

*John Stuart Mill*

**AUTOBIOGRAPH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4

本书根据牛津大学出版社 1924 年版译出

## 《世界名人传记丛书》出版说明

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爱读传记书，渴望从中吸取营养，鞭策和激励自己的人生，世界名人传记更是青年们钟爱的读物。这些名人都是历史人物中的佼佼者，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曾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上奋力拼搏，或以其深邃的思想睿智推动了世界文明的进步，或以其叱咤风云的政治生涯深刻地影响了历史的进程，或以其在自然科学领域的巨大成就造福于人类。当然，任何名人或伟人都与普通人一样受到历史的局限，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

商务印书馆历来重视传记书的翻译出版工作。80年代以来，此项译事更加有计划地进行，在翻译界和读书界的鼎力支持与协助下，已经以专著或通俗读物单行本形式出版百余种。但由于这类传记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不便于读者研读查考。因此，我们决定先从过去已出版的这类书中，选择各个时代、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中有代表性的名人的传记编印成这套《世界名人传记丛书》，同时也陆续增加一些新选题。采用原译本排印，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尽统一；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均予保留，个别序跋有所修订。增补的新译本，我们当力求其更富于科学性和知识性，保持现有选本内容翔实和文字生动的特点，从而更好地满足读者的需要。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 译者前言

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亦译作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因严复将 *Mill* 译为穆勒,此名至今相沿。本书按约定俗成原则袭用。

约翰·穆勒是十九世纪英国著名的哲学家、逻辑学家、经济学家,也是一位社会活动家和社会改良主义者。1806年5月20日出生于伦敦郊区。其父詹姆斯·穆勒(1773—1836年)也是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在经济学说史上占据显著地位。通常称其父为“老穆勒”,其子为“小穆勒”。小穆勒没有进过学校,自幼在父亲特殊方式教导下成才。童年时就学会希腊文和拉丁文,读了希腊罗马时代的不少古典历史名著。八岁起攻读几何学和代数学,十二岁开始系统地学习经院派逻辑学,十三岁学完政治经济学全部课程,十四岁旅法,研究过化学和植物学,十五岁时研究过心理学和罗马法,十七岁进东印度公司工作,历时三十五年,经管公司与印度各邦联络事宜,1858年五十二岁时因东印度公司撤销而退休。1865年被威斯敏斯特选区选入议会,在议员任期内,穆勒致力于种种社会改良活动。穆勒四十五岁与哈里特·哈迪(原为泰勒夫人)结婚,七年后他的妻子在法国阿维尼翁去世。在此后的岁月中,除任议员期间外,他基本上生活在阿维尼翁附近的别墅里,直至1873年5月8日病逝。

穆勒在1822—1823年组织过“功利主义学会”,在东印度公司任职期间经常为激进派刊物《威斯敏斯特评论》等杂志撰稿,1825年与边沁合编《司法证据的理论基础》,参加了同年成立的“思辨学

会”。1836年任激进派刊物《伦敦和威斯敏斯特评论报》主编。

穆勒的著作很多,主要有《逻辑学体系》(1843年),《论政治经济学中几个未解决的问题》(1844年),《政治经济学原理》(1848年),《论自由》(1859年),《论述和讨论》四卷(1859—1875年),《代议政治论》(1861年),《功利主义》(1863年),《汉密尔顿哲学探讨》(1865年),《孔德与实证哲学》(1865年),《在圣安德鲁大学的就职演说》(1867年),《英格兰和爱尔兰》(1868年),《论妇女的从属地位》(1869年),《自传》(1875年),等等。

穆勒的哲学思想源于英国传统的经验哲学,但在哲学基本问题上,与培根、洛克异趋,而是受贝克莱主观唯心主义和休谟的不可知论的影响,属于唯心主义感觉论。同时他又受边沁的伦理学和孔德的实证主义的影响,成为英国实证主义的代表。

作为逻辑学家的穆勒,却是沿袭了培根的归纳逻辑并有所发展,但他排斥演绎逻辑,认为归纳逻辑是认识事物的唯一方法。

穆勒生活在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转化为庸俗政治经济学的时期,当时庸俗政治经济学公开为资本主义辩护。穆勒的经济思想的主要特征是折衷和调和。他把生产和分配割裂开来,认为生产规律是永恒的,分配规律是暂时的、可变的,由此他得出了可以不改变生产关系,而通过立法手段改变分配关系以消除资本主义种种弊端的改良主义结论。他摒弃了李嘉图的劳动价值学说而代之以庸俗的生产费用论,其地租理论是继承李嘉图的,工资理论因袭了工资基金说,其利润理论采纳了西尼尔的“节欲”论和萨伊的观点。但在工资和利润的数量关系上,他坚持了李嘉图的正确学说,揭示了二者之间的对立。后期他有明显的改良主义倾向,他否认私有财产的神圣地位,对经济放任主义产生怀疑,提出无限制的自由竞争不可能产生真正福利国家;他主张国家立法限制劳动时间,救济贫民;以合作方式改组工业,研究工人管理

工厂的可能性，提倡组织公社进行小规模的社会试验。凡此种表明，他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弊病，试图设法加以改良。但穆勒是典型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他十分强调个人自由，他对社会改良所持的观点，正是从个性解放的立场出发的。马克思曾经指出，约翰·穆勒和一味吹捧资本主义的辩护士还是有所区别的。

在政治上穆勒又是典型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在资产阶级与封建制度的矛盾中他有明显的反封建倾向。他赞扬法国革命。在美国内战中，他反对英国政府袒护南方奴隶主，支持北方。当英国殖民当局血腥镇压牙买加民众暴动以后，他担任公众自发组织的牙买加委员会的主席(1866年)，领导该会向刑事法庭控告英国驻牙买加总督和高级官员。在爱尔兰问题上他支持爱尔兰农民反对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斗争，同情那些反对英国残酷统治的芬尼党人。在穆勒一生的政治活动中，还有一点值得称道，这就是为妇女争取选举权。他发动舆论，发动妇女界团结奋斗，他的倡议终于在国会获得通过。

穆勒的这本《自传》，着重记录了他早年独特的学习方式、思想学说的形成过程、写作和社会活动的经历等。本书没有引人入胜的情节和细腻描写的生活，基本上是个人的思想与周围人事的实录。但《自传》叙述了十九世纪中叶英国的社会和政治历史，对于研究穆勒生平、穆勒思想及当时英国社会状况，颇有参考价值。

本书曾有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的中译本，列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原译因文体陈旧等诸多问题，已不合今天读者的要求，所以又重新翻译出版。

本书根据牛津大学出版社1924年版译出，该版本略有删节，系约翰·穆勒遗稿继承人，其晚女爱伦·泰勒所删，删去的主要是穆勒夸赞爱伦的一些文句。这部分现根据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出版



社于 1981 年出版的《穆勒全集》第一卷译出补全。译者水平有限，译文容有不妥之处，望读者不吝指正。

## 目 次

序言(哈罗德·J.拉斯基) .....	1
第一章 1806年—1819年 童年和早期教育 .....	10
第二章 1813年—1821年 少年时期的道德影响 父 亲的性格和见解 .....	31
第三章 1821年—1823年 教育的末期和自学的初期 .....	44
第四章 1823年—1828年 青年时代的宣传工作 威 斯敏斯特评论 .....	57
第五章 1826年—1832年 我精神发展中的危机 前 进的一个阶段 .....	82
第六章 1830年—1840年 我生平最宝贵友谊的开始 父亲去世 1840年以前我的著作和其它活动 .....	111
第七章 1840年—1870年 我此后的生活概况 .....	131
人名对照表 .....	180

## 序 言

莱斯利·斯蒂芬爵士抱怨说，穆勒的自传几乎完全没有传记文学具有魅力的特点。确实，它与同类作品相比，可算得是一部完全知识性的作品。除了有几页叙述他妻子的文字外，<sup>①</sup>几乎不曾提到人类相爱与友谊的感情。甚至对最亲密朋友的评价，恰似一个作者受委托撰写一个死者的传略。穆勒是一位温柔可爱的人，急切地尽其所能奖掖刚刚处于事业起点的青年的前程，如对莫利勋爵的事情就是那样，但是这些事迹在他的自传里找不到。这本书基本上是信心发展的记录。它一点也没有使纽曼的“内心呼唤”如此令人倾倒的那种魔力。它不象吉本的自传那样充满作者生动的画面，也不象特罗洛普对自己作细致的描绘，它的平淡质朴使我们感动得超过我们愿意承认的程度。

但是，尽管如此，穆勒的自传仍是十九世纪知识分子历史中头等重要的文献。首先它是作者亲自接受的卓越教育经历的仔细记录；虽然对大多数人来说，此种经历读起来象是中世纪苦役的记录，但没有人能否定它具体细节上的价值。其次它是边沁学派影响与理论的记述，作者也许是这个学派除边沁本人外最杰出的成员；它比任何文献能更好说明边沁主义为什么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的英国就不孚众望，为什么1870年后T. H. 格林取代穆勒成为社会哲学领域最有影响的作家。它描绘一幅令人信服和有吸引力的画面，展示一群热情青年怎样着手促使心怀疑虑的一代人接受在今天看

---

<sup>①</sup> 对于这个经过许多讨论的问题可参见L. 斯蒂芬：《英国功利主义者》，第三章，第56—60页。

来不过是平凡的思想，因为他们在当时就全心全意地要使这些思想成为平凡。它显示一种为公众利益献身的精神，考虑到其收获之广泛和努力之持久，可以说这种精神在英国历史上是无与伦比的。它告诉人们柏拉图称赞的崇高生活怎样与最重要的幸福相辅相成。它显示出一种观点上的宽容，我想这种态度是倡导一种独特理论的人很少做到的。很明显，它缺乏那种自我分析的力量，只有这种力量才能使伟大的自传作品，首先如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那样，成为世界重要文学的一部分。但是任何希望理解促进这些伟大运动成功的力量的人，都无法忽视这部著作。

《自传》写于1868年穆勒在威斯敏斯特竞选失败后他一生的最后五年里。从此书本身看来，此书大部分写在1870年。我们没有它完整的手稿。穆勒把它遗赠给晚女海伦·泰勒，在穆勒去世后不久就由她出版。从印行本的内容中清楚地看得出她对完本手稿有所删节。但是1922年在索瑟比书店出售的是穆勒全部遗稿，包括《自传》在内。根据我当时仔细察看，我断定过去的本子比穆勒遗留下来的少六到七页。删去之处主要是关于穆勒与他父亲和妻子的关系部分。\*我未能从完整手稿的所有人处得到允许，把全文一字不漏地重印。因之现在的版本只能是海伦·泰勒出版的普通版本的再版。

但是从上述书商那里出售的，还有穆勒的演讲稿，全是过去不曾发表过的。全部稿件完全由本人缮写。只有两篇例外，那两篇作于1825—1830年，从《自传》看来，那段时间正是穆勒脑力活动紧张的时期；他与边沁合作编写《司法证据的基础理论》，与他父亲一起编写《政治经济学要义》，据他在《自传》里告诉我们，后者的基

---

\* 中译本根据牛津大学1924年版译出，译出后，我们找到了多伦多1981年版。核对了不同的版本，发觉被海伦·泰勒删去的主要是穆勒赞扬他晚女海伦·泰勒的文句，约二千余字，现已补译。——译者

础是由他提供的他们每天讨论这个主题时所作的记录。他第一次独立著作开始于 1822 年；他第一篇有份量的论文作于 1825 年，此文是《议会历史与评论》中的一篇，评论 1825 年的商业危机和关于货币的争论。因此这些演讲稿说明穆勒开始感到自己的力量和试图发表独立的意见。我从这些演讲稿中选出六篇\*印在这里，除首尾两篇外都是他在伦敦辩论学会的会议上发表的，这个学会由经济学家 J. R. 麦卡洛克提议建立，参加者有各种不同的人，如普雷德、麦考利、瑟沃尔、萨缪尔·威尔伯福斯和穆勒本人。稿件由穆勒仔细保管，每份都有他签注的年份和发表演说的场合。<sup>①</sup>

从我持有的材料看来，很清楚这些辩论引起穆勒强烈兴趣。他在《自传》中谈到它们对他的生活有相当大的影响。他担任辩论学会的秘书，养成在发言前写好全部讲稿的习惯。他一直细致地摘录辩论的主题和重点，看来他在辩论中相当坚定地行使答复的权利。他们对辩论的兴趣如此之大，以致格罗特或查尔斯·奥斯丁写字条给穆勒，请他于下一个星期天去布莱希思的格罗特家中，对问题进行进一步的分析；穆勒对讨论的一些摘要提纲就写在这些字条的背面。辩论的范围十分广泛：文学的现状、拜伦的影响所产生的灾难性质（在这个主题上穆勒站在肯定一边）、人口问题、历史的作用、大学教育和组织联合政府等等都是典型思考的主题。看来值得把使穆勒本人如此愉快回忆的辩论稿的一些片段印出来。

此外，保存下来的这些演讲稿是穆勒热望尽可能多地保存能说明其生活与思想的文献的令人感兴趣的证据。休·埃利奥特先

---

\* 这六篇演讲稿的题目是：1.《知识的效用》（互进学会，1823 年）；2.《英国宪法》（辩论学会，1825 年）；3.《完美性》（辩论学会，1828 年）；4.《评我的反对斯特林的演说》（辩论学会，1829 年）；5.《教会》（辩论学会，1829 年）；6.《世俗的教育》（未曾发表，写于 1849 年）。以上演讲稿未收入中译本。——译者

① 费边社将在 1924 年秋季出版这些演讲词的选集。

生曾出版他的二大册书信集<sup>①</sup>；但这些只是穆勒认为有价值保存文件的一小部分。现在还有他在约克郡和湖区\*旅行的日记，内容详尽，有人告诉我日记中记载有精确的植物知识。他的早年日记，写得非常细致，把日子是怎样过法都巨细不漏地记上；任何人看了亚历山大·贝恩编辑的他的日记选录，就会得到穆勒早年生活方式的极好线索。<sup>②</sup>他将能知道那些有时被人遗忘的事情，如青年时代的穆勒曾经学习过音乐与跳舞。也许还应该一提的是（因为穆勒对此略而不谈）他还是大量小说的读者。据莫利勋爵告诉我，很少有人比他更欣赏（或者说更常读）《匹克威克书信》和《大卫·科珀菲尔》；他还和所有狄更斯的崇拜者一样，崇拜尼克莱太太。

自从穆勒去世后过去的五十年中，还没有出现一位学者，对同时代人思想的影响有象他那样深远。当然，格林确实在自己身边聚集了一批诚挚和认真的人；但是他的声音没有越出大学围墙以外很远。我们的时代以拥有大量相互竞争的宣传家自豪，但他们未能象穆勒那样发挥如此普遍的作用。对新思想的理解能力、对不公正的义愤、性情的宽容、无限的忍耐力——这些秉性使他成为他那个时代所有最美好事物的镜子。他能超越一个伟大思想家必须摆脱的困难和强迫人服从的环境。边沁和功利主义者尽最大努力要毁灭他思想中的个性，这种个性他在后来认为是人的最好品质。凡愿意正确估价穆勒价值的人决不能忘记，在他开始工作之际，选举制度尚未改革，普及教育尚未实施，大学仍在教会的掌握之中，教会嫉忌地提防他人夺走它的权力，工会还无法摆脱自私的密谋原则。现在，这些缺陷的大部分，有的已完全得到改正，有的也部分得到改正。人权在政治论说中已具有新的尊严。我们社会制度的

---

\* 指英格兰坎布里安湖泊众多的风景区。——译者

①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书信集》，休·埃利奥特编，二卷，1910年。

②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亚历山大·伯恩著，1882年版，第18页。

不公正正遭受既是对抗性又是决定性的挑战。可以正确地说，后来发生的演变，穆勒在当时已经看到了大部分，而对于变革，除了达尔文外，他比任何其它思想家发挥了更大的影响。

外界对穆勒思想形成的影响非常广泛，不理解这一点，就不能真正懂得穆勒。不单是边沁和他的父亲詹姆斯·穆勒，而且还有科尔里奇和圣西门、孔德和托克维尔都是注入江河的溪流。结果是，在狭隘教条盛行时期，他迥然不同于折衷主义的天性，这种天性正是当时最有影响人物的特征。穆勒是一个民主主义者，但是他比任何人都更强烈批判民主的缺陷。他是一个个人主义者，但是没有人象他那样憎恨过度的放任主义。正如卡莱尔清楚看到，归根结底他是一个神秘主义者，但是没有人比他更无情地揭露教会主义的危险与荒谬。他最关心的是提高人的精神。说到底那就是他写文章的根源。这种关心导致他用冷静的头脑讨论经济问题和检验他的逻辑基础；同样这也是他热心民众教育和保卫妇女权益的缘故。这是他每次攻击非正义的动机，不管是对美国奴隶还是爱尔兰农民的非正义。的确，慷慨激昂的同情是穆勒（还有伯克）秉性中最高贵的要素。此种品质连同他眼见前进步伐令人焦虑地放慢时能保持乐观的力量，使他所有的演说和著作充满活力。此种品质使他的许多推想在他去世五十年后仍具预言的性质，他的预言可以看作既是警告又是鼓励。它告诉人们，他曾在某处说过，倘若你能够激发群众的热情去反对少数人的私利，你就有权利以充分的信心等待其结果。但是它也告诉人们，结果不是某人一时间内能来到的。历史的巨变是逐步的难以察觉的细微变化积累的结果；而改变人的性格以适应新的要求，就最终社会结构的多种条件而论，是所有努力中最缓慢的一种。但是这种适应是做得到的，就是在这点上穆勒认为，人们有寄希望于将来的权利。

他不是一种理论体系的创立者。不同于他的父亲和边沁，他

的头脑对新思想的反应太快，以致不能获得形成体系所要求的提纲挈领的力量。但是在他著作中强调的某些论点肯定不会错。象所有功利主义者一样，他懂得制度对受它控制下的社会的极大重要性。他知道制度是由人的努力造成的，因此他也重视立法的重要性。穆勒绝对不是政治上的虚无主义者，他赞成强迫教育、立法限制劳动时间、国家资助科学研究、政府控制公共事业、政府帮助贫民。他在实际经验中得出教训，漫无止境的为私人利益竞争不可能产生秩序井然的国家，因而他的个人主义是缓和而不是绝端的。国家赞成穆勒，也赞成边沁，他们是出面防止罪恶势力攫取社会权力机器的巨大的社会储备力量。我们决不能忽视他在这方面一贯强调合作的重要意义。这位圣西门的学生曾经说过，工资关系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是一种奴役的形式。他相信有可能，而且有必要使用合作的方针改组国家的各行各业。只要工人能象有些公民那样得到最好的教育条件，他们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工业上同样能管理自己。

凡是急迫的问题，穆勒从不漠然处之。他之所以经常对英国社会的知识水准表示轻蔑，其原因在于他一贯地坚信，教育“不但是重要的而且是唯一的补救办法，如果懂得教育的真正意义的话”。所谓真正意义就是：使人理解“人类教育的主要部分就是他们的日常工作”。象亚当·斯密一样，他懂得工业体系越复杂，除非整个环境本身能锻炼人类的道德与精神，否则大多数人就越不能成为有创造性的公民。他知道不可能对十九世纪中叶的工业环境提出这样的要求。在日常生活中被造成的只是侍候机器的人，这些人绝对不可能完全达到充分文明的境地。穆勒的要求是商讨出形成上述情况的全部责任，这样最终至少能在公民中找到持久的力量。一支部队要在战场上执行任务，每个士兵一定要感到这支部队就是他的代表；倘若士兵注定要做一个一辈子无人注意的接受命令



的人，他的责任就是不加思考地服从，那末他决不会与这支部队有一致的感情。无疑，我们应该用不同的语言来谈谈穆勒的问题；半个世纪中资本主义新经验，一方面提出国际范围的新问题，另一方面加强我们了解：当工业领域受专制主义控制的时候，民主政治的公民权利的实质就不能体现出来。虽然穆勒头脑里经常产生限制私人企业的想法，但他死后发表的论社会主义的论文，尽管形式不完整，足以证明，他认为社会主义中较极端的论点是与社会利益不相容的。

穆勒的个人主义就是要放在这种经济背景中去了解。理解它时最主要的是要懂得它不是机械的个人主义。他关心的是给予每个公民充分的机会，根据他自己利益来决定自己的行动。说到底，这个用意如同他强调多样性的重要意义和强调人们内心都有保留的东西，社会组织不能也不必加以干预一样。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他设想的社会组织是建立在非常宽容的基础之上，似乎带赞赏怪僻的味道。也是为这个缘故，他真诚拥护象黑尔提出的那种计划，其目的要在习惯势力和多数势力所产生的麻痹作用下保护少数。他胸怀的目标是伟大的目标，即每个人的精神力量会产生多种不同的兴趣，民主国家的职责就是要把这些不同兴趣带给家家户户的平民百姓。也许我们应当从另一个角度来谈谈穆勒的问题，半个世纪的经历使我们更坚定地强调：个性保持的程度要依据社会控制的积极性质。但是穆勒的理想仍然是一个人可以希望的非常高尚的理想：他认为人类个性的崇高价值太宝贵了，它不会被制度所腐蚀。穆勒的方法（如伯克曾指出的）可能会把责任变为疑问；但是人类普遍的福利肯定比我们能了解的更加取决于说服人们不要把我们习惯了的制度与社会组织的最终原则相混淆的程度。

当然，穆勒并不比其他人更能摆脱时代精神的怀疑。关于这一点，我们很容易指出，他对边沁主义批评者的让步，破坏了这